

青年側記

Years of Rebellious Continuing

識水性的水怪

還在假惺惺地講包容的人，是在計劃一場屠殺。好意容納他見，實則強置共性。像是被困在一間從底部開始漲水的封閉房間。起初沒有任何人想過堵住源頭，積而成患。後來者，若不想溺水就得去學游泳。「為了活下來，跟著我一起學游泳吧？」資歷者笑道。妳噙了幾口令人窒息的水，四肢開始劇烈擺動。於是學會了讓自己浮起來。

泳姿美嗎？有人在乎嗎？酥麻在一片渾水。有一天妳游累了抬頭看房頂。似乎還可笑的很遠。

「跟我學潛水……」妳撥乾臉上的水珠，面前是一位說不清長相的人，第一反應是個要把妳拖下水的水怪。「混蛋，聽著。跟我學潛水吧，我們去關掉噴水的裝置。還不明白嗎？有一天我們會被水完全包圍。」

「不，你是惡魔嗎？還是頭腦不好使。現在的狀態滿好。」妳好討厭不切實際的人。何況末日不是現在該考慮的事情。水怪生氣地拍打水面，濺得妳滿臉水花：「膽敢口出此言。想像力被妳藏到哪裡去了？還是妳聽了太多太多老人的話——『未來與你何干』。他們的生命根本見不到審判，妳為何不考慮終身的事情、下一代的事情。跟我走吧……」

將信將疑。猛吸一口氧氣，妳跟著識水性的怪獸前往底部。深藍的泡沫，渾水與浮屍……結局會像是泡騰片嗎？不過這麼多年他們都 rebel 過來了。

豔陽下颳風

小時候讀過莫泊桑寫的《A Mother of Monsters》（一八八三），講述一位母親為了生出畸形的孩子用藤條束縛肚子的故事，讓我做了惡夢。究其原因是賣掉這些怪獸以饜足獵奇者的胃口。讓我做惡夢的部分是我自己不知怎地被吸進這位母親的羊水中，我呼吸著僅有的空氣，而自己正處於生長期的細胞感受到如同被大象之腳踩踏的壓迫感。這樣的環境成為了我世界的全部，也許無法知曉另外一種存活的方式。一是因為畸形的狀態使得我命不長矣目且短矣，另一是因為被觀賞的狀態而產生的「表演感」——被實驗與消費，但是卻 cannot tell 是展示多樣性的一環還是獨立的存在，或許皆否。

我的藤條是什麼呢？Toxic childhood 上一輩破碎的婚姻、本源與世界文化的斷層，還是腦部某些情感區域的基因陰霾。（不過這麼多年我都 rebel 過來了。）這種病徵愈漸清晰，而我越來越覺得與其怪罪於外界，不如討論治癒的可能。治療戒斷反應的「藥」究竟在哪裡呢？

御藥袋托托

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